

JUST
GO ONCE
YOU WANT TO



说走就走

比旅行更有意义的事

点子 / 著

如果有一天
我们不会在
旅途相见

那一定是
我放弃了理想
或者我已不在

**JUST
GO_{ONCE}
YOU WANT TO**



说走就走

比旅行更有意义的事

点子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说走就走/点子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2.9

ISBN 978-7-5502-0985-5

I. ①说… II. ①点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15963号

说走就走

著 者: 点 子

责任编辑: 李 征

封面设计: 壹 诺

版式设计: 李 玲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240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: 8.5

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0985-5

定价: 32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000

你从来没在深夜跟我说过脆弱的话
也没有在无助的时候靠过我的肩膀
我们即使从黄昏喝到黎明也没有一起抱头痛哭
但我还是想说：姑娘别怕

你一直看上去毫无畏惧
你看上去也不像个姑娘
如果我面对面说出这四个字“姑娘别怕”
你一定会看怪物一样怔怔地看着我，然后大笑着说：
“有啥子可怕的哟！”

但我还是要说：姑娘别怕
在上海湿冷的地下室里，头发上残留的泡沫早已在记忆中涂满了迷人的色彩
那些曾经独自一人走过的城市，到处都是相见恨晚肝胆相照的执拗男女
你已经可以意味深长地而不是理直气壮地对妈妈说：“我不遗憾！”

这个时候，或者是书出版的时候，那个他已经只存在于你的故事中……

姑娘别怕

你注定不是芸芸众生，而是一个牛逼的探路者

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

写作、思考、歌唱、行走

成为天下的盐、世上的光

姑娘别怕，这世上再没有比“说走就走”更美妙的事了

姑娘别怕，路途虽遥远，所有看过此书的人，都会永远和你在一起

如果我们都不在了，如果我们反对了

你更要坚持，更不要怕

更要带领我们迈出

我们一直不敢迈出的那一步

当跨过这一步后

你或许就不是你，而是一个你一心想要成为的人



目
录



序/许明	/ 1
No.1 追梦的开始	(2001年3月 上海) / 001
No.2 你的城市	(2002年10月 杭州) / 008
No.3 放弃是另一种坚持	(2004年11月 乌镇) / 012
No.4 假如被扼了手心	(2005年4月 泸沽湖) / 018
No.5 总有一个客栈适合你	(2005年5月 丽江) / 024
No.6 喝醉一次又何妨	(2005年11月 凤凰) / 031
No.7 比旅行更棒的事儿	(2006年5月 阳朔) / 037
No.8 所谓理想生活	(2006年11月 三亚) / 044
No.9 最后一封信	(2007年5月 成都) / 050
No.10 妈妈，我不遗憾	(2007年7月 西藏) / 055
No.11 信仰在空中飘	(2007年7月 大昭寺) / 060
No.12 睡着就完蛋	(2007年8月 羊卓雍错) / 066
No.13 谢谢你来过我的世界	(2007年8月 拉萨) / 072
No.14 上帝不要我们	(2007年8月 日喀则) / 079



- No.15 请叫我KenChi (2007年8月 加德满都) / 084
- No.16 快跑，我掩护 (2007年8月 尼泊尔帕坦) / 090
- No.17 因为山在那里 (2007年8月 珠穆朗玛) / 096
- No.18 一刀八针，破相之旅 (2007年11月 山西平遥) / 100
- No.19 只是一个心愿 (2007年11月 黄河壶口瀑布) / 106
- No.20 我能做些什么 (2008年6月 四川什邡洛水镇) / 111
- No.21 生活亦是电影 (2008年7月 香港) / 116
- No.22 黑色的咏叹调 (2008年7月 澳门) / 122
- No.23 “安乐死”是颗糖 (2008年8月 成都) / 128
- No.24 夜行的班车 (2009年7月 河内) / 132
- No.25 这个鬼地方 (2009年8月 越南会安) / 138
- No.26 请回到我身边来 (2009年8月 越南芽庄) / 144
- No.27 龌龊的旅伴 (2009年8月 越南西贡) / 151
- No.28 金边的“活雷锋” (2009年8月 柬埔寨金边) / 157
- No.29 鬼魅之地 (2009年8月 柬埔寨暹粒) / 164



- No.30 废墟之上的落日 (2009年8月 吴哥巴肯山) / 169
- No.31 原始丛林迷路记 (2009年8月 高布思滨) / 175
- No.32 有尊严地死去 (2009年8月 曼谷) / 180
- No.33 活着就是幸福 (2010年7月 吐鲁番) / 186
- No.34 火车里的世界 (2010年7月 库车) / 193
- No.35 追风筝的人 (2010年7月 喀什噶尔) / 199
- No.36 内心的声音 (2010年7月 新疆塔什库尔干) / 205
- No.37 私闯国境线 (2010年7月 红其拉甫) / 211
- No.38 囚人村的传说 (2010年7月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) / 217
- No.39 沙漠之魂 (2010年7月 塔克拉玛干) / 222
- No.40 一条河开始的新生命 (2010年8月 敦煌) / 227
- No.41 再不疯狂就老了 (2010年8月 甘南) / 232
- No.42 一起去看草原 (2010年8月 克什克腾旗) / 238
- No.43 因为一些人爱上一座城 (2010年8月 北京) / 243
- No.44 如果再也不能旅行 (2011年1月 重庆) / 249
- No.45 人在囧途 (2011年7月 广州) / 254
- No.46 嘿，小孩儿别怕 (2012年1月 珠海) / 259
- 写在后面的话 / 264



有些印记，是一种见证。

No. 1 追梦的开始
2001年3月 上海

上海的梅雨季节又到了，地下室比以前更加潮湿，我用鼓风机吹干了被子才能钻进去。乐手的琴放在床下，已经长出霉点，音箱也出现了线路故障，看来我扒带用的这个CD机不能再放在下面了。今天又排了《我没有远方》，这首歌已经不用再磨合了，下次要换新的，就换The Cranberries乐队的*Animal Instinct*，这首歌太棒了，和弦和英语歌词我都已经记得滚瓜烂熟。与浦东那边的酒吧已经谈妥，价钱不是很理想，但是我喜欢他们的装修风格，还有就是离夜班车的站点也很近，希望还能管顿晚饭。

——2001年5月21日，我的日记

发烧了，嗓子也充血了，今天状态太差，都唱跑调了，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坚持。备忘：房东三天后来收房租，明天要抽空把水电煤气费交了，手机暂时就不充值了。

——2001年9月9日，我的日记

每个人都只能年轻一次，这是人生最邪恶的地方。

——《奋斗》

十九岁的时候，有人问过我一个問題。他说，如果有人花十万元钱买你的梦想，你愿意吗？我不假思索地答，愿意，当然愿意。他又问，那么除了钱你将一无所有也会愿意吗？这时，我稍微停顿了一下说，可能会考虑一下吧。他笑了，他说，孩子，梦想是无价的。

问我问题的人是我的手风琴老师，当年我不懂他，只是觉得他很清高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顺利进入一家事业单位工作。丢弃了一直学习的音乐专业，开始从事一份并不伤神的工作，每月按时拿月薪，偶尔还会分红，稳定又有保障。就是这样，一种已经快要习惯的平庸就要把我淹没了。直到那个清晨——

那是一个普通的清晨，我走在那条熟悉的上班路上，迎面遇到了一个中年妇女。她夹着公文包，手里拿着一个已经啃了一半的馒头，嘴角还挂着馒头屑，她正奋力地追赶着一辆快要驶出站台的公交车，结果公文包掉在地上，纸张散落一地，她垂头丧气地蹲在地上望着远去的公交车边捡边骂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感觉像是看见了自己，那种一眼就能看到未来生活的感觉，让我一下惶恐起来。

生活如果是随波逐流的，那么我看到的风景和别人看到的又有什么两样？人生如果只是复制品，那么它对于我的意义又是什么？青春在慢慢地耗尽，难道我真的只是一个旁观者？曾经那么多美好的理想和愿望，是不是终究会化作年老后的一声轻叹？这一切的疑问在我走进领导办公室递上辞呈转身离开的那一刻，统统都有了答案。

意料之中，爸妈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几近崩溃。一个女孩，不安于生活，不忠于现实，丢弃了铁饭碗一样的工作，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。那一刻，他们听不到我心跳的声音，只看到了我黯淡的未来。

我的坚定已经没有余地，我无法再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。必须要离开，为自己活一次。

2001年的春天，上海。当我背着包独自一人站在这个城市之中的时候，我对它的印象还仅仅停留在爸爸的那块老式手表上。

在人民广场上，我疑惑地问过路的行人，地铁票要在哪里买？被我问的一个人只是流露出吃惊的表情和像看怪物一般的眼神，并未回答我，急匆匆地走开了。第二个人倒是回答我了，只是言语中带着讥讽：“嘎好笑（这么搞笑的），地铁票嘛，就地铁站买的咯。”

我就这样硬生生地闯入了这个陌生的城市，就像浮在水面上的一滴油花，似乎再怎么融入最后都会漂在水面上。可是很奇怪，我仍毫无畏惧。

一开始，我住在长宁区古北路一个潮湿阴冷的地下室里。那是1949年前遗留下来的防空洞，下面有十几个房间，很多玩音乐的人将它们租下来做排练室，我是唯一一个还要在这里生活的人。地下室里没有光线，没有手机信号，没有热水，有的只是24小时的黑夜和潮湿发霉的木床床腿。这些勉强都能克服，唯独在厕所里洗澡是最令人头疼的事情。厕所在地下室的中间位置，只有一束微弱的灯光指引，毕竟是女孩，心里总会害怕，所以我尽量用最快的速度去完成。提着烧好的热水冲进厕所，三下五除二地完事以后又赶紧跑回来，往往回到房间后发现头上还残留着泡沫。

那段日子是在理想极度膨胀和裤兜极度拮据中度过的。第一次去地铁通道唱歌，是跟着一个老到的流浪歌手去的。记得那是中山路的地铁站，他席地而坐表情淡然，熟练地摆好琴谱就开始唱起来。我却是紧张到不

行，双手紧扣，手心里全是汗。其实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们，甚至连他们扔硬币到吉他包里的时候，眼神都不会在我们的身上停留片刻。

在这个通道之上，有很多密密麻麻的高级写字楼，路过的人大多西装革履、行色匆匆。如果我没有选择现在这样的生活，也会和他们一样，奔忙于这钢筋水泥的丛林，周而复始地赶赴一样的地点，晚睡早起，开会加班，熬更守夜地写出材料，计算数据。

琴声响起，我开始唱：“那一年你正年轻，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，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，在你心里闪耀着。怎能让这不停燃烧的心，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……”每次唱到这里，心里总会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福感，因为我终于选择了为自己而活。

半年后，我加入了一支摇滚乐队，也终于租到了一间小阁楼，搬出了地下室。在阁楼里住的第一天，我整晚都没有睡着，因为屋子里实在太亮了，即使是黑夜也觉得亮得晃眼。当第一道阳光照进来的时候，上海的春天也慢慢到来了。

我开始频繁地奔波于各式各样的酒吧，参加大大小小的商业演出。有的时候为了赶下一场，要掐着时间冲上地铁或者公交车。地铁里是不能吃东西的，可是为了还有力气应付下一场演出，我不得不把藏在袖子里的整块巧克力啃光，不得不在别人鄙视的眼光下迅速消灭掉一块面包，被憋得通红的脸印在漆黑的车窗上。

直到现在也并未觉得当时的生活艰苦，因为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已经是天大的幸福。偶尔也有困顿的时候，总会问自己，现在这样的状态难道就不算是浪费生命了吗？答案总是在最后一刻坚定起来。生命在流逝，我在追寻，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呢？

那时写过很多作品，唯独有一首至今印象深刻，它的名字叫《空城舞



阴冷的地下排练室里，每天都会传来我们的音乐声和笑声。



在青春岁月里，我们都做了自己的主人。

者》，是一首关于自由和追逐的实验音乐。那是在港汇广场的书城里看书时突然灵感一现，后来为了完成它，我和乐队的两个伙伴把自己关在狭小的房间里，两日两夜才把曲子的MIDI做出来。当我疲惫地躺在地板上，闭上眼睛完整地听完它的时候，我摸到了自己一脸的泪水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有些明白了，自己的坚持到底是为了什么。

理想从来都是跑在现实前面的，当某一刻我们有幸与它平时，竟然是这样让人热泪盈眶。我没有得诺贝尔奖，也没有中百万彩票，甚至连喝杯星巴克都要鼓足勇气。但是那一刻，我欣喜若狂。

奋斗的时光简单而充实。早上有饭，晚上有酒，嘴里有歌，心里有梦。乐队也在各持己见了很久以后把音乐的风格敲定下来了，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上海的“子午线乐队”。眼看着一切都开始走上了正轨，意外却毫不留情地对我们叫停。

2003年，“非典”开始在全国肆虐。各地的娱乐业受到了重创，酒吧和娱乐场所仿佛在一夜之间全都关闭停业。没地方唱歌，没跑场的活儿。那个时候，通道更是不敢去的。生人勿近，熟人也开始疏远。最后，没有活儿干，连吃饭都成问题，乐队几乎解散。为了生计，我去了琴行帮人推销中古钢琴，还和老师傅学会了修琴和调律，最后却因为不愿意违背良心欺骗客人和日本老板发生分歧，然后主动离职。

一切似乎都已经变了味儿，死扛了两个月，终于还是到了撑不住的时候。记得那一天，我在租住的九平方米小屋里号了半个小时，把肝儿都号颠了才打住，然后把鼻涕眼泪一抹，作出了一个决定，打包走人。

我总是看似那么任性、那么一意孤行地为自己作着一个又一个决定。其实你却不知，它们至少在我的脑子里过滤了百十遍，我和内心里的另外一个自己会一直不停地对话，甚至死磕，然后看谁先妥协。庆幸的是，我从来都知道自己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。我只是要一种活着的态度，它不能走肝儿，得走心。

每个人只能年轻一次，即使梦想很脆弱，也应该去试一试。那两年是我人生理想的火焰升腾得最高的时候，即使在虹桥机场背着来时用的背包最后一次转身，我还在心里告诉自己，总有一天一定还要回来。

有人问，点子，你这么折腾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
也许只是为了等到年华逝去的那天，能骄傲地跟那些平凡的老头老太太说，咱年轻时，没疯过。

当年的老师现在已经是七十四岁高龄的老人，可是他仍然在用乐观的心态坚持着自己挚爱一生的音乐事业。如果再次相遇，我一定会告诉他，黄老师，当年你的话我终于懂了。

2003年10月
No. 2
你的城市
杭州



总是喜欢眺望的感觉。

如果没有那次机缘巧合，我想，可能还是会错过这座城市。

朋友小蟹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长期服务于衡山路国际礼拜堂唱诗班，她一直希望我能加入。可是对于信仰还很模糊的我，一直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。

记得那天台风猛烈，在酒吧演出完以后，我就顺道拐进了礼拜堂去接小蟹。那天他们正在排练，我就坐在教堂后面的小屋外等待。琴声响起，四个和声和谐地融入，刚发出的第一个声音，就让我震撼了，这空灵之感仿佛飘扬在纯洁的天空之上。内心因这音乐而放空，心里全是清静悠远的景象，眼前的狂风暴雨都变成了诗情画意。

于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只要有空，我就会去礼拜堂和教徒们一起唱歌。我喜欢和有信仰的人交往，觉得他们单纯而宁静。这正是我缺失的东西。

之后有一天，小蟹说，要不要一起去杭州啊，那里有唱诗班的一个交流活动。

你也许不知道，我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去的杭州。

我们的大巴车从上海出发，这一路我都在想象着这座城市的模样。

其实，两座城市距离这样近，是早就应该去的。我在有些事情上是缺乏勇气的，远远不如看上去那么勇敢。也许你是明白的，缺乏安全感的人，终究想为自己找一个壳，最好躲在里面永远都不出来。那样即使没有获得，但至少也不会受伤害。

身边有教徒在祷告：“因为爱你，更多侍奉你，更蒙你喜悦。我每日必不徒然度过，必须先求你的喜悦，更多为你而活。宁愿死，也不能少爱你。阿门！”

那种坚定，让人羡慕。

植被繁茂的杭州仿佛是被绿色包裹的，我们的车在街道上行驶，窗外飘进来的都是植物的清香。空气有些湿润，带着一种咸咸的味道。我其实常在想，你的性格为什么会这样温和，现在看来，也许和这座城市温润的气息有关。就像我，从小在西南干燥的气候下成长，所以经常会显得暴躁和不安。

西湖没有想象中的美好。沿路之上，苏堤白堤的断桥边，人来人往。那些在美丽的诗句和煽情的故事里出现过的风景，在我看来却有些牵强。也许是曾经对它的期许过大，抑或是因为我是独自一人在这里游荡。倒是那些名字让人印象深刻，断桥残雪、平湖秋月、苏堤春晓、曲院风荷、柳浪闻莺。轻轻地念出声来，别有韵味。

西湖里乌篷船一只接一只地从桥洞下穿过，船上的游客拿出相机，发出赞叹的声音，戴毡帽的划桨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日复一日地漂荡在西湖上，他们显得有些麻木。

去西湖边的茶铺喝茶，听漂亮的女老板讲着关于红茶的很多种喝法。

牛奶红茶、冰红茶、茶冻、泡沫红茶、皇家奶茶……老板说，红茶是